

吳順令著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莊子道化的人生哲學

中國哲學叢刊



莊子道化的人生哲學

吳順令著

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

莊子道化的人生哲學

吳順令著. — 初版. — 臺北市：臺灣學生，
2005[民 94]
面；公分

ISBN 957-15-1284-2(精裝)

ISBN 957-15-1285-0(平裝)

1. 莊子 — 研究與考訂

121.337

94021130

莊子道化的人生哲學 (全一冊)

著 作 者：吳 順 令
出 版 者：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
發 行 人：盧 保 宏
發 行 所：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

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
郵政劃撥帳號：00024668

電話：(02) 23634156

傳真：(02) 23636334

E-mail：student.book@msa.hinet.net

http：//www.studentbooks.com.tw

本書局登
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

印 刷 所：長 欣 彩 色 印 刷 公 司

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

電話：(02) 22268853

定價：精裝新臺幣四四〇元
平裝新臺幣三六〇元

西 元 二 〇 〇 五 年 十 一 月 初 版

12147

有著作權・侵害必究

ISBN 957-15-1284-2(精裝)

ISBN 957-15-1285-0(平裝)

序

一

莊子為什麼要著書立說？王先謙在〈莊子集釋序〉中提到：「莊子其有不得已於中乎！夫其遭世否塞，拯之末由，神徬徨乎馮閼，驗小大之無垠，究天地之終始，懼然而為是言也。」^①莊子因為害怕所以著書，那麼莊子害怕什麼呢？王先謙用混沌之死來說明，他認為莊子描寫儻與忽鑿死渾沌的寓言，乃是一種極富深義的先見之明，他說：「儻與忽鑿混沌死，其說若豫睹將來而推厥終極」。^②混沌之死代表生命虛靜、天真之失去，虛靜失而「我執」生，天真去而「機心」至。莊子看到人類將因此而逐物不反、爭戰不休，因此擔心害怕。王先謙說：

子貢為挈水之榦，而漢陰丈人笑之，今之機械機事，倍於榦者相萬也。使莊子見之，奈何？蠻、觸氏爭地於蝸角，伏尸數萬，逐北旬日。今之蠻、觸氏不知其幾也，而莊子奈何？……然而欲虛其國，刑其人，其不能以虛靜治，決矣。^③

① 郭慶藩輯，《莊子集釋》，華正書局，頁1。

② 郭慶藩輯，《莊子集釋》，華正書局，頁1。

③ 郭慶藩輯，《莊子集釋》，華正書局，頁1。

「機械機事」是人類「知」見之誤用，「爭地於蝸角」是「我執」所產生的對立，本源之歧出，莊子預見人類未來之困境矣。因此著書以見意，庶幾補之哉！

莊子面對人類的困境，他不從現象之差異處下手，而是從根源處著眼。這一點郭象掌握得很好，他說：

夫莊子者，可謂知本矣，故未始藏其狂言，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。夫應而非會，則雖當無用；言非物事，則雖高不行，與夫寂然不動，不得已而後起者，固有間矣，斯可謂知無心者也。夫心無為，則隨感而應，應隨其時，言唯謹耳。故與化為體，流萬代而冥物，豈曾設對獨邁而游談乎方外哉！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。④

所謂「知本」就是「無心」、「無為」，就是「應而非會」，也就是「至人之用心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」（〈應帝王〉）的意思，莊子從根本處看，以自然之道為心，故無心以應物，不容自己有所做為。這種「隨感而應，應隨其時」的態度，就像大自然之循環不已，個人融入大化流行之中，與萬物冥合而不分，這是大本大根。就像〈應帝王〉篇所載老聃對陽子居的一段話：

陽子居見老聃，曰：「有人於此，嚮疾強梁，物徹疏明，學道不倦，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」老聃曰：「是於聖人也，

④ 郭慶藩輯，《莊子集釋》，華正書局，頁3。

胥易技係，勞形怵心者也，且也虎豹之文來田，猿狙之便執狸之狗來藉，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」陽子居蹴然曰：「敢問明王之治。」老聃曰：「明王之治：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，化貸萬物而民弗恃；有莫舉名，使物自喜；立乎不測，而游於無有者也。」

所謂「胥易技係，勞形怵心」，郭象說：「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，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。」^⑤諸子百家勞心勞形，在莊子看起來都是枝微末節的「技術」而已，莊子認為最根本的方法不是積極的作為，而是「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」（〈郭象注〉）。這是莊子人生哲學之大方向。

二

本論文為什麼以《莊子「道化」的人生哲學》為題？可從二方面來看，一是萬物都是道之所化，二是人類化歸於道的歷程。

在莊子的心中，並不認為有所謂造物者的存在，亦即沒有一個人格性的天帝異於萬物而存在，整個宇宙就是一個大爐，萬物就在這個大爐中產生。〈大宗師〉篇說：「今一以天地為大爐，以造化為大冶，惡乎往而不可哉！」在大爐中萬物不停的相互轉化，所謂「假於異物，託於同體」（〈大宗師〉）是也。〈至樂〉篇借寫莊子妻死的故事說明這個道理：

⑤ 郭慶藩輯，《莊子集釋》，華正書局，頁296。

莊子妻死，惠子弔之，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。惠子曰：「與人居，長子老身，死不哭亦足矣，又鼓盆而歌，不亦甚乎！」莊子曰：「不然。是其始死也，我獨何能無慨然！察其始而本無生；非徒無生也，而本無形；非徒無形也，而本無氣。雜乎芒芴之間，變而有氣，氣變而有形，形變而有生。今又變而之死。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夏四時行也。人且偃然寢於巨室，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，自以為不通乎命，故止也。」

依莊子的理解，人之由來是道生氣，氣生形，有形而有生命。成玄英疏曰：「大道在恍惚之內，造化茫昧之中，和雜清濁，變成陰陽二氣，二氣凝結，變而有形；形既成就，變而生育。且從無出有，變而為生，自有還無，變而為死。而生來死往，變化循環，亦猶春夏秋冬夏，四時代序。是以達人觀察，何哀樂之有哉！」^⑥〈大宗師〉篇載，「以無為首，以生為脊，以死為尻。」也充分說明「無、有、無」的循環變化，萬物都在這個循環中。所以強調「道化」的人生哲學，而不言「道」的人生哲學，就是著眼於道的「變化」，而不落於靜態之「道體」來看，此其一。

又人順道化而生，本當順道化而行，惟人生而有形體知覺，形體知覺產生我執，我執而產生偏離道化的循環，一切人生之錯置與荒謬因此產生。因此莊子認為人類必須突破我執的拘限，回歸道化的循環，生命才能圓滿。所以莊子特別著力在道「化」的過程，如

⑥ 郭慶藩輯，《莊子集釋》，華正書局，頁615。

〈逍遙游〉篇舉大鵬「道化」的過程，就是這類型的寓言：

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；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魚化為鳥，代表生命之轉化；鵬之高飛，代表生命之超越；「南冥」象徵道之所在。成玄英疏曰：「所以化為鳥，自北徂南者，鳥是凌虛之物，南即啟明之方，魚乃滯溺之蟲，北蓋幽冥之地，欲表向明背暗，捨滯求進，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為道之逕耳。」^⑦此其二。

三

莊子人生哲學之特色是什麼？分析的說，就是透過消解、超越自我「形」、「知」、「情」的限制，追求與物和諧及「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」的絕對自由逍遙境界。綜合的說，就是一個韻律與和諧人生的展示。庖丁解牛「奏刀騞然，莫不中音，合於桑林之舞，乃中經首之會。」（〈養生主〉）是富韻律的；南郭子綦的「吾喪我」所達到的「天籟」境界（〈齊物論〉），更是一首和諧的生命交響曲。

莊子很多地方用「美」來形容體道者的境界。如〈知北遊〉篇說：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時有明法而不議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。聖人者，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。是故至人無為，大聖不

⑦ 郭慶藩輯，《莊子集釋》，華正書局，頁4。

作，觀於天地之謂也。」〈天下〉篇說：「判天地之美，析萬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，寡能備於天地之美，稱神明之容。」莊子的意思，整個天地之間就是一個富有韻律且和諧的道化世界，人生的至樂就是體會這個富有韻律的和諧。〈天道〉篇說：「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，此之謂大本大宗，與天和者也；所以均調天下，與人和者也。與人和者，謂之人樂；與天和者，謂之天樂。」

這個富韻律且和諧的宇宙就是莊子的「道」，而道之體會必須透過生命的實踐而後得，不是用「知」來理解。〈齊物論〉篇說：「道行之而成，物謂之而然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莊子為什麼要拋開用「知」的方式去理解生命的本質呢？他說：「夫知有所待而後當，其所待者特未定也。」（〈大宗師〉）成玄英疏曰：「夫知必對境，非境不當。境既生滅不定，知亦待奪無常。唯當境知兩忘，能所雙絕者，方能無可無不可，然後無患也已。」^⑧

莊子認為把道推出去當作一個對象來理解，造成「物論」雜陳，曲士蜂出的現象。因為把「道」當一個對象看，就有「道」與描述道的概念出現，就成為二，然後我們去理解這個「二」，就把我加進去而成為三。往下不斷推論成為無窮的糾纏。世人也就迷惑於自己所構建的知識網而自以為是。〈齊物論〉篇說：

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為一。既已為一矣，且得言乎？既已謂之一矣，且得無言乎？一與言為二，二與一為三。自此以往，巧歷不能得，而況其幾乎！故自無適有以至

⑧ 郭慶藩輯，《莊子集釋》，華正書局，頁226。

於三，而況自有適有乎！無適焉，因是已！

所以，莊子的人生哲學是超越「知」解的模式，從身體力行當中體會人生。〈寓言〉篇說：「不言則齊，齊與言不齊，言與齊不齊也，故曰無言。言無言，終身言，未嘗言；終身不言，未嘗不言。」〈齊物論〉篇也說：「故分也者，有不分也；辯也者，有不辯也。曰：『何也？』『聖人懷之，眾人辯之以相示也。故曰：辯也者，有不見也。』」聖人只是「懷」而已，懷抱而體會之，而不是「辯之以相示也」。這是了解莊子人生哲學的要點。

四

本論文《莊子道化的人生哲學》就是順著這個理路來進行的，第一章，先探討莊子的語言風格，既然莊子的人生哲學是建構在懷抱不辯的基礎上，那莊子是如何來展示他的人生呢？〈天下〉篇說：

以謬悠之說，荒唐之言，無端崖之辭，時恣縱而儻，不以觭見之也。以天下為沈濁，不可與莊語，以卮言為曼衍，以重言為真，以寓言為廣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敖倪於萬物，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。其書雖瑰瑋，而連犴無傷也。其辭雖參差，而諷詭可觀。彼其充實，不可以已，上與造物者遊，而下與外死生、無終始者為友。其於本也，弘大而辟，深閎而肆，其於宗也，可謂調適而上遂矣。雖然，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，其理不竭，其來不蛻，芒乎昧乎，未之盡

者。

謬悠，虛遠也；荒唐，廣大無邊也；無端崖，無限制也。畸見，偏執一端之見；莊語，正面直說；卮言；無心之言；寓言，寄託寓意的言論。莊子要描述的世界是「道化」的世界，是一個虛遠無邊的世界，所以只能以「無心之言」來描述之，無心之言就是「卮言」。郭象說：「夫卮，滿則傾，空則仰，非持故也。況之於言，因物隨變，唯彼之從。」^⑨心態上不能有偏執之見，方法上也不用正面直說，用比喻、象徵、形象的寄託語言來描述，這就是莊子的語言風格。此乃莊子「說不可說」（即「言無言」）的描寫方式。

在莊子書中，還出現一種特殊的語言形式，就是辯證的語言，它是採訴諸兩端，讓讀者自己作判斷的語言形式。如〈齊物論〉篇的論述形式就多屬於此類。

夫言非吹也，言者有言。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果有言邪？其未嘗有言邪？其以為異於鷦音，亦有辯乎？其無辯乎？道惡乎隱而有真偽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？道惡乎往而不存？言惡乎存而不可？……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無彼是乎哉？

一段短短的文字，莊子用了大量的問句形式？這就是標準的辯證語言形式。莊子用問句的方式呈顯，不給答案，基本上還是「卮言」

⑨ 郭慶藩輯，《莊子集釋》，華正書局，頁947。

的形式，也就是把自己的立場拿開，讓事實客觀的呈現。事實是什麼呢？「朝三暮四」的寓言說明了這個秘密。就是「兩行」的世界。〈齊物論〉篇說：

何謂「朝三？」曰：「狙公賦茅，曰：『朝三而暮四。』眾狙皆怒。曰：『然則朝四而暮三。』眾狙皆悅。」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，亦因是也。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，是之謂兩行。

所謂「兩行」，就是你行我也行，大家都行。既然大家都行，哪來的是非分別呢？哪來的「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」呢？莊子的語言就是如實的呈現這個意義而已。所以我們說，《莊子》這本書，是一個充滿了韻律與和諧的道化世界，要了解莊子，必須先了解這種語言形式，才能順利的進入莊子的世界。

五

第二章，論述莊子的道，莊子的道是其人生哲學的源頭，莊子認為「道」就在萬物之中。人生就是道。〈知北遊〉篇說：

天不得不高，地不得不廣，日月不得不行，萬物不得不昌，此其道歟！

道就在天高地廣，日月運行，萬物昌盛之中顯現出他的存在，此即東郭子問於莊子：「所謂道，惡乎在？」莊子答曰「無所不在」的

道理。雖然整個宇宙就是道化的流行，莊子對道體本身的直接描述並不多，他還是慣用形象化的語言來描述道的內涵，莊子選擇了大家最熟悉的具體物來描寫道，「天」就是被大量的運用的例子，如天成、天德、天道、天均、天府、天和、天籟、天倪、天樂等，他也用「一」、「環中」、「混沌」、「自然」來描寫道。這些自然的事物與意象，都被莊子拿來作為道的替身。但是莊子的興趣在人生而不在道，所以莊子常是站在人生的立場來談論道，然後將道融入人生當中。

六

第三章，討論莊子道化的生命哲學，這是莊子人生哲學的主軸，也是本論文著墨最深的一章，莊子是一個以天地之大情來看待宇宙萬物的體道者，他看到世人迷失方向，偏離了道化流行的軌道，每天與外物衝撞糾纏，永不停歇，直到生命終了為止，他發出了「不亦悲乎！」「可不哀邪！」「可不謂大哀乎」的深深慨歎！牟宗三先生說他是最具「存在之悲感」的人，道理在此。〈齊物論〉篇說：

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盡。與物相刃相靡，其行盡如馳，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！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，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，可不哀邪！人謂之不死，奚益！其形化，其心與之然，可不謂大哀乎？

人「一受其成形」，生命很容易就譜出變奏曲，所以莊子認為生命

重新回歸於道化流行，是人生必須走的路。〈天地〉篇說：

物成生理，謂之形；形體保神，各有儀則，謂之性。性修反德，德至同於初。

「性修反德，德至同於初」，這就是生命的回歸。如果回歸是生命必須走的路，那我們就要問阻擋生命回歸的障礙是什麼呢？莊子認為是「我」執的關係，所以莊子要「墮肢體、黜聰明」，要「吾喪我」，只有擺脫「我」執之糾纏，生命才能與聞天籟，生命才能回歸於道化的世界。宇宙萬物是多樣且豐富的，人必須忘「我」始能體會。莊子千章萬句，就從「吾喪我」出發，只要排除我執，道的世界就會在你的面前展開，那就是「天籟」，所以莊子的人生哲學，其工夫就是一個超越「自我」的過程。

自我如何超越呢？就是心靈的放空，如果你放空，就像一條沒有人駕駛的船，當我們碰到一條沒有人駕駛的船時，我們並不會生氣，因為船是空的。那我們要放空什麼呢？莊子論述的重點放在知的問題，命的問題，還有死生、形、與性的問題。

知的問題來自「成心」，成心來自「我」執的偏見，這是造成一曲之士，不能見「道之全」的元兇，也因此而產生相互批評的現象。〈天下〉篇說：

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。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。

所以莊子認為只有去除彼此的成心，才能泯是非，才能回歸始卒若環的「環中」，〈齊物論〉篇說：「彼是莫得其偶，謂之道樞，樞始得其環中，以應無窮」，即為此意。

其次是命的問題，莊子說人生之一切遭遇都是命。〈德充符〉篇說：

死生、存亡、窮達、貧富、賢與不肖、毀譽、飢渴、寒暑，
是事之變，命之行也。

這些人生之變化都是命之流行，留之不停，推之不去。既然都是命，就必須知命安命，〈人間世〉篇說：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」

其次是死生的問題，莊子認為死生乃氣之散聚，整個天地間就是氣之循環，「通天下一氣耳」，人之生死就在這個循環中，〈知北遊〉篇說：「人之生，氣之聚也。聚則為生，散則為死。若死生為徒，吾又何患！故萬物一也。」知道人之生死都在這個一氣循環中，生死只是道化流行的過程，也就能坦然以對，也就不會有好生惡死，而能「哀樂不能入也」（〈養生主〉）。

至於形的問題，莊子認為形乃道化所生，〈德充符〉篇說：「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。」〈至樂〉篇說：「氣變而有形，形變而有生」。既然形乃天所給與，所以不管殘全，都無分別。所以莊子對形的態度是「忘形」，也就是「形有所忘」，也就是「不位乎其形」（〈秋水〉），即是不為形所拘限，不使形取得生活上的主導權，然後再以自己的德性，來涵養自己的形體，使形與德合而為

一，以終其天年，即「盡其所受於天」（〈應帝王〉）。

至於「性」，莊子認為「性」是道在個體生命中的狀態，就是生命的「儀則」，既然人之本性，為道之所寄也，只有無心無為，即虛即靜，才能保存之，但是世人卻反其道而行，徵逐外物，而傷了本性。〈駢拇〉篇說：

自三代以下者，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！小人則以身殉利；士則以身殉名；大夫則以身殉家；聖人則以身殉天下。故此數子者，事業不同，名聲異號，其於傷性以身為殉，一也。

〈繕性〉篇說：「喪己於物，失性於俗者，謂之倒置之民。」喪性失真，生命如倒懸，此莊子之所悲也。

生命因形軀之我見而生出這麼多的荒謬，造成生命之痛苦，只有回歸道化世界才能得解脫。莊子提出回歸道化世界的方法，先是「大其心」，〈秋水〉篇說：「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，拘於虛也；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，篤於時也；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，束於教也。」所以必須像大鵬展翅高飛，衝破形軀之拘限，始能見天道之無窮。其次是「因是」，因是就是順著自然之道，不必勞神去堅持「朝三暮四」的分別，其次是「以明」，莊子面對諸子百家之差異，主張要以更寬闊之胸襟去包容，也就是以道的胸襟去包容一切差異，〈齊物論〉篇說：「道隱於小成，言隱於榮華。故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。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，則莫若以明。」其次是「心齋」，所謂心齋就是養其虛靜之氣，使之虛而無物。所謂「唯道集虛」就能「虛室生白」，就能「吉祥止止」。

莊子又強調「凝神一志」以修身養性來與道相通。〈達生〉篇敘述至人的修養方式，就是「壹其性，養其氣，合其德，以通乎物之所造。」莊子又提到「順應自然」，〈天運〉篇所謂「應之以人事，順之以天理，行之以五德，應之以自然，然後調理四時，太和萬物。」這是一段精采的「天人合一」的描述，把「人事」「五德」與「天理」「自然」結合起來，然後再順應四時之秩序，來完成萬物和諧的景象。

莊子又提到「坐忘」的修養方式，何謂坐忘呢？〈大宗師〉篇說：「墮肢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同於大通，此謂坐忘。」從「忘」而達到真人的境界。「忘己」、「忘物」、「忘天」、「忘神氣」、「與天下兼忘」，這都是莊子「忘」的修養工夫。人有太多自己是不對的，人有太多別人也是不對的，你不可以依附別人，也不能自以為是。

最後莊子提到「物化」和回歸樸素之渾沌，所謂物化者，萬物化而為一也，無物我之分也。回歸渾沌，回歸生命之本源也。這是莊子回歸道化的生命修養觀。

七

第四章，討論莊子道化的處世哲學，這一章分兩節討論，一是道化的處世論，一是道化的政治論。莊子道化的世界是一個天籟和諧的世界，他期望的人間也是如此，莊子〈天下〉篇說：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敖倪於萬物。不遺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。」這段話點出了莊子的處世哲學。「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」，是強調精神之自由；而「不敖倪於萬物，不遺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」是強調與物和